楊文弱先生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五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孤兒　山梓　山松　山楙　同輯

孫　農基　農耆　農耇　農正　同較

疏

緊要軍機疏

職方淸吏司案呈該本部題爲緊急軍機事奉聖旨奏內四欵皆屬緊要機宜亟應預計責成各鎭總分內臣受任

封疆功罪一體通著用心晝夜圖維務使文武協和將士用命戰兵實堪殺賊聞警星馳應援毋得少有諉卸自干憲典仍各將遵依事宜明白回奏該部以後亦應一體責成不必諉避至督餉各撫尤宜協力同心實圖剿禦有偏執玩誤的定重治不貸其赴援專主調度薊督近屢稱病或別議委用並各鎮總分應否止於協防通著商確擬定速奏餘俱依議行鹽料草轉運儲偫及火藥鉛彈省存貯備事宜著戶工二部一面上緊料理一面明白回奏不許延泄添註侍郎准推用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除責成內臣各鎮錢糧火藥各戶工二部料理添註侍郎聽吏部

會推外其專責調度一欵奉旨商確定擬相應議奏案呈
到部該臣覆看得軍中之要務以專主調度爲先有一鎭
之調度撫鎭事也合數鎭而調度之總督事也總諸督撫
鎭而調度之臣部事也然督撫鎭之調度在臨敵決機處
多而臣部之調度在居中制勝須早所以臣因各鎭兵馬
派有分數卽以行間調度預請聖裁今奉聖旨商確擬定
欲商之各鎭懼所見必不能齊欲定之一已恐仍前有乖
聖算則請以往事爲證如崇禎七年宣大有警關寧兵馬
應援於時以寧鎭監視高起潛督兵而關示監視張國元
拜疏請行已至通州覆蒙聖諭囘關協臣防守此則各鎭

總分應否止於協防乃聖諭已行之事臣非敢臆言之也

至臣今所議各鎮防援兵馬數多即總兵監臣亦遠近不

等既奉明旨著臣部一體責成又著商確擬定臣敢有一

毫諉避不明白奏請聖裁謹開前議一欵仍備擬總分責

任登答於後伏惟聖慈垂鑒俯從採擇施行　計開　一

乎時練兵督撫監鎮俱要同心協力至於有警赴援乃總

兵專責行間號令必總督專行若稍雜二三便誤軍事不

小臣之愚見薊門三協之兵以薊督張福臻爲專主宣大

山西之兵以宣督盧象昇爲專主惟遼東之兵用總監高

起潛爲專主其通昌督治及薊遼宣大巡撫各守本等汛

地總監分監亦於彼處協防倘賊勢十分重大該撫監於
今次擬調戰兵之外仍另挑選未盡之兵整搠應用之器
以備不虞再聽朝廷調度未知有當機宜否伏乞聖裁定
奪批示微臣遵依仍行各鎮知會明白等因節奉聖旨其
赴援專主調度薊督近屢稱病或別議委用並各鎮總分
應否止於協防通著商確擬定速奏欽此　前件該臣看
得薊門三協兵馬赴援有三總兵統領以薊遼總督專主
調度事權歸一節制可行近張福臻已准回部另推一員
交代仍是本等專責若總分各監在中西二協者則不能
調度關門之兵在關門者又不能調度中西二協之兵而

關門總監高起潛已擬監督遼兵專主調度責任業已不輕再加關兵照管實有難到是此三協之兵非薊督專主萬萬不可行也但臣前奏止大畧言總監分監於彼協防之意未開遠近地方各有分信之詳今奉旨內外一體責成則各總監分監本等職業俱宜一一臚列於後仰請聖鑒詳裁行止之間似亦有灼然不可易者如臣擬議未妥即祈別賜裁定以便臣部轉行申飭早爲遵守施行

一昌宣總監魏國徵職專天壽守備所管昌平兵馬專主護守皇陵毋論在內在外有警無警兵馬不敢調動總監難以暫移分監王夢弼鄭良輔則在宣鎮地方協同撫鎮副

將保護皇陵後背一在迤東一在迤西各分信地如遇有
警更難時刻暫離卽總兵楊國柱聽調入援二監亦與廵
撫協路等官同守陵後不須移動惟總監魏國徵視果賊
入內地卽將昌鎭兵馬與同各鎭調到之兵擺守陵前謹
備捍禦各鎭官兵到此暫聽該監節制無容二三者也
一中西總監鄧希詔駐防密雲邊外見有虜賞屬彛陰陽
向背其情叵測如或有警總督總兵俱已率兵入援該監
督同路提防守信地豈容暫離咫尺致開釁瑕近據回奏
西協戰兵堪備調遣僅有一萬七千六百餘名仍議留二
千有奇於彼防守則僅一萬五千總督總兵分用尚且不

足總監勢在難分一意駐防可也其分監杜勳駐防中協總兵入援之後暫移三屯衛信與巡撫協防爲宜但該協之兵議調二萬四千其中應分步伍護守皇陵俟定擬營伍將官之後如有聲息就令該監分統前來隨昌宣總監分撥一面擺守以步兵火器爲先而不在於馳擊者也

一山大總監陳貴駐防大同邊外亦有卜哈等夷往來市馬之役如果大敵內窺總兵率兵入衛則小醜乘機竊發處處可虞該監宜與巡撫協防信地爲是且大同兵馬止有萬餘總兵王樸事統稍成氣勢若總監同行又須分兵相衛力轉薄矣其分監牛文炳駐防山西兵力尤爲單薄

總兵一人統領猶懼不堪該監更難分領若在山大地方
自爲戰守總分責任難辭大舉入援兩總兵聽一總督節
制此從來舊典無容二三者也　一眞保總監梁弘泰分
監武俊閻思印與各邊總分監不同如賊犯宣大則眞保
俱係切鄰照臣前疏巡撫駐倒馬總兵駐紫荊犖固營駐
龍固衛輔營駐薺堂該總監居中查餉儹運糧草兩分監
各分信地督兵嚴防如賊在內地則照臣前疏所謂另算
盤局務要西北阻山東南截海中間聯絡不斷遏賊深入
之衝者此非眞保兵力所能全辦當以天津宣大等處濟
之而其聯絡地面如涿霸等州房良新定等縣其當聯絡

其甚駐兵則該撫鎮速須奏明以便臣部知會此係堵賊南入之衝眞保兵馬自戰其地總分監宜在行間責無所辭如賊不南聽調總兵及輦衞兩營別有追逐則聽分監止於本信不必同行以務兵力與各邊鎮無容異同者也

一津通總監盧維寧分監孫茂霖臣前疏未議及以津門重地海警紛傳巡撫方將代謝不惟該鎮兵不議調而且急發關門車兵四千佐之防守今巡撫新任料理伊始海警未息征調難言惟是本等信地津與通如何聯絡鄰近信地津通與眞保如何聯絡設遇內地有警通州除自守外已議兵四千六百應援津門除自守外當議兵若干

應援若水陸並犯如何分防前欵眞保境內西北恒山東
南截海係津通相屬一氣彼此兵馬如何分佈方得聯絡
不斷關門調到車兵步伍大攻拒守自是得力馳擊非其
所長置之何處重地如何照管糧草使之得所樂爲効用
此係總監盧維寧應該料理與同津門撫鎮商同奏報如
津通兵馬自守信地總分監名須督率責不得辭倘應援
之兵調離津通一步即非該監責任與各邊鎮止於協防
者不容異同前據總兵劉澤清於鎮兵萬五千之外添討
內丁臣部已爲駁止昨據分監孫茂霖又行奏討此時果
有錢糧可以應分監前日何爲駁止不以應總兵似當但

照分信責成多兵萬難再設者也以上各總分監如本等
信地自為戰守功罪應有專屬總監與總督同分監與巡
撫同如兵馬調離信地而總分監身又不在行間者有功
則嘉其平日訓練之功一體論敘有罪則非其臨事調度
之罪宜免苛求倘兵甫出門而譁於伍將係所舉而不堪
戰則平日鼓舞磨勵之効安在亦有不得辭其責者臣請
聖明預加申飭以便遵照請裁抑考之先朝嘉靖四十一
年正月初九日尚書楊博奏稱各邊總督鎮巡等官各照
原議職守分任責成督撫官督率兵備等官專任兵糧之
責總兵官督率參遊等官專任戰鬭之責今後遇有軍功

巡撫御史備查總兵以下果係親臨戰陣方論首功督撫
文臣不曾經陣者俱止議賞四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又該
楊博奏稱今後各邊遇有斬獲之功則以親臨戰陣爲主
首敘總兵之功督撫止於加賞如偏裨有功總兵不在戰
陣亦止議賞本兵與巡按御史通不許論功失事有罪亦
以將領爲首其部下之人但有功級俱當從重論敘不宜
輕遺微賤以失士心等因俱奉世宗皇帝欽依在卷臣竊
觀年來功罪賞罰微有不同如崇禎七年烽犯宣大一案
總督巡撫監視總兵俱擬遣戍而無異同乃至巡按亦擬
革職崇禎九年烽入畿輔一案則總兵得以戍去總督猶

在囹圄刑賞國家大典威福主上重權若非聖裁畫一臣子何所遵循往事不敢深言祇恐邊烽蠢動只在瞬息之間而臣凛奉功罪一體之旨將何所據以責成也用是不避煩瀆取罪重請聖明乾斷俯示畫一行與內外文武諸臣使知當任者勿敢避不當任者勿敢撓庶幾臨陣之際號令分明進止齊一少有裨於制敵之用以洩神人之憤而伸中國之威亦即轉瞬間事非遠而有待者也臣憂虞迫切不禁多言伏惟聖慈垂宥施行

崇禎十年五月初九日奉聖旨封疆重寄戰守機宜俱應確商如賊在邊外內外文武各照信地分防若賊入內地總監分守鄧希詔魏國徵王夢弼陳貴梁弘泰盧維寧俱應督守與巡撫等官協防其杜勳鄭良輔牛文

炳闔恩印武俊孫茂霖與各督鎮同行監紀功罪督催糧草覘賊所向共圖截剿原無分兵自衛之意逼着該部確議速奏

覆鳳監欲求蕩平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剿賊一事臣前條奏再三開審勢用人討兵處餉收功五欵而不及監軍者何在收功一欵賞罰尤要之中業巳有其事特未舉其官耳何謂其事賞功罰罪是軍中之第一事何謂其官繩愆糾謬須朝廷之第一官向者總督洪承疇曾請特遣科臣監軍僉論不宜而止近者巡撫孫傳庭請勅巡按御史謝秉謙監軍臣部尚未議覆今監臣王裕民又以爲言似乎監軍之必不容巳而

特不可另設也原有各省直之巡按御史在臣請畧舉先
朝成例彷彿開列七欵仰候我皇上鑒裁如以爲可乞勅
臣部遵奉舉行倘有未宜亦乞聖慈俯加指示若除巡按
御史外另設監軍大臣則有不便者七一身不能遍歷省
直而監總督總理及各巡撫之軍一不便也一總督一總
理之軍且未必聚之一處而况合督理各撫之軍欲聚之
一處而監之二不便也既不能聚之一處則軍分而監軍
亦與之俱分將設十監軍猶不足三不便也假令多設監
軍而地隔諸方人持一說將議論不勝混淆耳目愈無憑
據四不便也合剿之兵以十二萬計若不足剿兵之餉以

二百八十萬八千計苦不敷而又多設監軍者不知又得若干之兵之餉以護之兵從何來餉從何出五不便也且不惟兵餉難而差使奏報不勝其煩驛遞奔馳不勝其擾用兵之地萬難堪此六不便也設官愈多則事權愈分號令不一將領之機智不用之殺賊而巧於窺瞰逢迎督撫之精神不暇以圖功而先事周章顧慮無益有害更莫甚焉七不便也乃若巡按御史係地方原有之官查覈功罪係本官見行之職臣愚擬請勑書責成七欵悉遵先朝事例非敢率意悠言伏惟聖慈定奪或可或否臣祇遵聖斷而行不敢謬執巳見也謹題請旨

計開

一查嘉靖四

十年間尚書楊博題准閩廣賊入江西境內欲早驅除本
部一面馬上差人齎文交與兩廣福建江西南贛督撫侍
郎都御史調集勁兵併力夾攻一面轉行福建江西廣東
巡按御史李廷龍段顧言等各請勅一道隨軍紀功不許
轉委別官等因在卷今照南直廬鳳淮揚應天安慶府屬
及湖廣河南陝西三省各該總督總理巡撫用兵剿賊巡
按御史合無比照前例請給勅書各一道不妨本等職業
帶管監軍凡該督撫將領有功有罪一一明確奏聞聽憑
朝廷區處不得牆徇欺飾其各省直應解錢糧因循玩誤
以致官軍臨敵缺乏者協同督餉侍郎嚴行催解參處並

入勅書責成其賊流奔省直來去不常御史應各乘時巡歷星速往同少侯人齊兵齊餉齊大舉合圍攻剿各就移駐軍前附近所在監督記功一切進止機宜仍聽督撫爲政御史止記功罪明白毋令得以旁撓藉口伏候聖裁

一查嘉靖四十年間尚書楊博題准江西賊勢燎原未見平寧之奏乞要馬上差人齎文交與胡宗憲張臬劉燾胡松陸穩各照本部題准事理督率兵將矢心協力剋期蕩平仍照邊方事例毋半月將已獲未獲流賊若干平寧地方幾處各另從實具奏通候事寧覆請定奪如敢仍前玩愒從重究治等因在卷今照流賊蔓延七省十有餘年人

人屬監蕩平監軍御史既奉勅書行事合無比照前例各
將所監之軍每一月奏報一次要見此一月內總督見在
何處總理見在何處或該巡撫總兵大小將領統兵若干
各在何處有無獲功失事生擒斬級若干損傷士馬若干
逐一從實奏報其有非常奇捷及失事重大情形不時馳
報不在此例倘或一月之內無功無罪便要確查事係或
因戰苦功高休養士馬銳氣或因錢糧缺乏不能接濟馳
驅或者推奸避事無故養寇偷安即指實據奏以憑朝廷
覆覈非坐所係各該御史毋自怠期不報至干咎責伏候
聖裁 一查嘉靖四十二年間尚書楊博題准勘報功次

功若詐冒則當直數其惡明正其罪功若眞正則當勘不
遷刻賞不踰時若使延久不報本部何從覈擬有灰壯勇
之心大傷國家之體合咨都察院通行各處巡按御史今
後調動大兵各要隨軍紀功其餘相去出巡地方隔遠者
亦要嚴行各道文書到日大功限兩月以裡勘報小功限
一月以裡勘報否則御史從都察院考覈勘脩司道府縣
聽該御史指名查參等因在卷今照省直流賊之功通計
不止百十餘案未經勘報文武將吏有功陞敘者少有罪
降罰者多未見壯心有灰合無比照前例大舉合剿御史
就近紀功如有戰勝情形先具大畧與同塘報齊發以憑

朝堂先行賞賚鼓舞人心隨後就將血級功次勘明不待
部文徑行具奏其或零捷小功出巡距遠行該道府勘明
報部通不許踰兩月之期違者指參考覈伏候聖裁　一
查嘉靖三十二年間尚書楊博題准吳淞倭寇先經三戰
三捷懸知賊膽已寒若使度勢審機不輕舉動自當坐收
全功顧乃止知欲速之成全無臨事之懼致使川兵全敗
幾棄前勞合依御史周如斗所議將侍郎楊宜都御史曹
邦輔嚴加戒飭令其益奮忠勇廣收羣策量敵而進毋輕
試賊鋒相機而動毋輕墮賊計務期一鼓剿滅以成萬全
之功原任遊擊曹克新既稱勇將姑免究治仍照舊門委

用以贖前罪等因在卷今照賊氛既久停囚長智非止一年在我用兵必有萬全成算所謂智信仁勇嚴將必以智爲首吾寧鬬智不鬬力鬬必以智爲先監軍御史察果督撫大吏才疎智短輕率寡謀不堪倚辦大事須當密切奏聞仰候聖裁定奪倘或深沉有度持重當機切不可以欲速之心易其臨事之懼就令小有勝負亦是兵家之常勿因一勝遂果於長驅一負遽懈其再舉此軍中第一機要也伏候聖裁

一查隆慶六年閒兵科給事中劉伯燮題稱論將功過當虛心計議以功過罪三者分爲等例等因尚書楊博覆准人材難得將材尤爲難得西北之將難得

東南之將尤爲難得以後遇有劾官容臣博虛心評隲酌
量功罪過三等如果應晋即便請旨策勵不敢依違以避
納垢之嫌如果應黜即便請旨究治不敢寬縱以速長惡
之罪一面通行總督撫按官舉劾將領亦要查照功罪過
等則從公會擬不得此可彼否致本部難以決定等因在
卷今照行間剿賊將領之功固少暴露之久未免亦有
微功將領之罪固多退失之外未免是其餘過監軍御
史今後軍前舉參當以功勞罪過酌分四等摽銜第一以
衝鋒陷陣爲功而勞則次之以退縮失機爲罪而過亦次
之如果功多且大爲臨陣必不可少之人罪重且顯爲國

法必不可容之輩御史憐材肅紀應有同心然或恃功而
驕恣不法則功轉爲罪畏罪而奮勇當先則罪轉爲功是
又敬怠存乎其人賞罰臨期頓易不可以預設拘擬者也
伏候聖裁　一查嘉靖四十年間尚書楊博題准事不同
心則功用弗奏况軍旅之事尤其大者總兵巡撫受總督
節制勅諭甚明先年撫臣一抗軍門即蒙拿問紀綱不容
毫髮僭差合如李文進所議通行九邊以後敢有互相齟
齬者聽各該總督官指名叅奏等因在卷今照大舉則賊
十面合圍在督理隨賊所向而各巡撫分任則防固難越
境然其大機大用實以分防之局爲漸蹙之圖使賊隨其

所在聚於中央而督理兩頭夾剿斯時各面巡撫不容少有罅漏致賊復成奔逸之形其責較之督理雖有半全實難輕卸倘或守壑鄰之故智縱出境外即幸無虞而付之不管毋論督理不能成功即該巡撫地方亦必旋受潰裂之患監軍御史分之雖各有地方之責合之則期以成滅賊之功合無比照前例查有巡撫總兵於督理二臣抗違節制齟齬軍機者即便會同糾劾請旨輕則降罰戴罪重則拿問處分庶剷梗介之私勉奏同心之効其果賊勢漸蹙形成釜魚督理計將一鼓蕩平而馬步兵不足用者各該巡撫所統之兵隨宜聽調不許執爭悞事監軍御史尤

要一體相成不然巡撫有監軍督理反無監軍少存一臺
偏裨之見即亦無益而有害矣伏候聖裁　一查嘉靖四
十二年間尚書楊博題准各邊斬獲之功以親臨戰陣爲
主巡按御史有查覈之責不得叙功四十年又該楊博題
准巡按江西御史段顧言生長邊陲素嫺韜畧邇來疏議
洞悉賊情旣受監軍之責事干兵機者重與督撫等官公
同計議不分彼此功成之日不拘巡按常例一體甄錄四
十三年又題御史段顧言計料賊情如指諸掌巡按事務
已滿御史陳志接管無容別議合無仍留本官在彼專一
紀功一切軍機悉與胡宗憲張臬等計議而行江西善後

事宜與胡松計議以次會奏如有推奸避事養寇殃民者聽從實科舉賊平之日遵照欽依與督撫官一體陞賞各等因在卷今照省直御史請勅監軍在尋常零捷之功御史職專查覈不必議敘若果全寇蕩平無復遺孽事寧通行查敘與督撫等官一體陞賞是又皇上俯體尊臣所不忍靳者也伏候聖裁

崇禎十年五月初十日奉俞旨

覆宣撫遼例補牘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年終甄別將領事關激勸人心固莫容廢臣查往例酌分三等如崇禎八年分宣鎮信防不同有

幸而無事僅爲中等者東西二協未經賊犯諸路是也有
賊來不能拒去不能追應爲下等者鎮寧馬營赤城青泉
洗馬林等處是也各該將備等官以此甄別功罪優劣
處其誰曰不然乃該巡撫劉永祚疏今十年補敘八年就
中協路將備職專戰守員數無多却於鎮城各營閒暇之
地與各衙門中軍旗鼓奔走之官多行敘薦此則因循故
套曲徇人情於激勸有何裨益有其舉之又不如廢也況
所擬加陞乃一託病不赴懷仁之董繼永崇禎八年臣始
終未離宣大繼永曾出何處之塞嬰何處之城灼然有大
功於宣鎮而獨擬一陞級乎似此一番甄別相應駁回該

撫通將各官職守勞績開具的確事件限十日內回奏以
憑臣部覆請聖裁其西城遊擊姜名武劫賊一案擒渠散
黨旣有確憑應請覆其原降一級延慶守備曹國輔貪污
不法事跡彰聞革任不足蔽辜應劾巡按御史提問追擬
標下坐營張源查係何項出身應照欽依資格題明量加
陞授不得仍前濫躐都司統候命下臣部轉行該撫衙門
依期回奏遵守
崇禎十年五月十三日奉俞旨
覆應按官兵衆寡不敵疏
該臣們㕘看得賊入江北太湖乃無城之縣守猶慣其

不足戰何能爲有餘天塹則可居之山我方以爲拊巢賊亦將尋筏窺守備趙譍僅僅一加衛之官領新標兵三百名去太湖縣九十里戰於鷄飛灘力竭被執罵賊而亾居然丈夫之槩巡簡吳暢春卑卑一末流之職練鄉勇當賊者兩年著奇功挫賊者七次歿於梅家寨報國勤盟征裳遺眾凜然烈士之風蓋自有賊患以來文武大吏中媿此兩人者多矣查得嘉靖三十四年間尚書楊博題稱金山之役總督撫按開報頭目鍾富輕出陣亾地方官止知畏罪隱匿不知各該官軍敵愾之忠係干激勸難以輕泯合將鍾富聽總督官先給棺斂銀二十兩應得卹典作速議

奏又查得正德年間棗强縣知縣段豸與大勢流賊劉七等對敵被賊殺死嘉靖年間崇明縣知縣唐一岑常熟縣知縣王鈇俱與倭賊對敵陣亡雖係文職俱該本部不待再勘當具題請贈官世廕一面立祠死所歲時致祭仍各附入鄉賢名宦祠內以示優異等因節奉武宗皇帝世宗皇帝聖旨欽依在案今守備趙廕巡簡吳暢春死事旣該巡按御史查報前來相應即爲覆請恭候命下將巡簡吳暢春照生前立有奇功陣亡事例襃本身三等贈廸功郎安慶府經歷廕一子與做外衛所鎭撫世襲加銜守備趙廕止照銜鋒陣亡事例襃本身二等比照正千戶贈懷遠

將軍指揮同知廕一子與做外衛冠帶總旗世襲仍附入潛山太湖二縣名宦祠內歲時並祭以慰忠魂再行該撫按御史速查二官原籍衛所取具應繼兒男刻期保勘到部襲授前職以爲天下忠臣義士之勸事干剿賊陣亡激勸人心大典不敢不詳列上聞但恩典出自朝廷臣愚不敢擅專伏候聖裁定奪應否如臣所擬勅下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五月十三日奉俞旨

覆楚撫楚寇益狂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承天爲祖陵重地年來當流寇之衝臣子分誼是同居守寧言彼此第以兵馬錢糧巡撫實司調

度激揚彈治巡按責在巡行撫臣余應桂言其今日守陵
爲專責前局可暫不可常理固然也然論撫臣之守陵當
秣馬厲兵遠禦於陵之外不當掩旗臥鼓近待於陵之內
是西而襄荆北而隨棗東而德黃賊之所在皆撫臣剿賊
之所在而一人之身分應既苦於無術回顧又恐其太遥
則選擇監軍道府委任而責成功自屬撫臣之事但其人
非真正閱歷邊方曾治軍旅者萬難浮揣而嘗試也此總
就撫臣而論剿賊守陵原非二事必剿賊而後能守陵未
有但以株守爲守者至祖陵之重臣部比照鳳陽專設一
總兵防守共須五千人業奉有成命似可恃無虞然而巡

按御史應否如前居守一向未敢擅議今撫臣奏言賊勢甚猖三倍前日必俟寇平而始巡歷是待河之清此其身在地方又兼歷巡按巡撫之事不知幾經擬議始具此奏是蓋可信可行者臣愚竊有說焉撫臣職應守陵者也不以株守爲守而以出剿爲守按臣不專守陵者也亦不以株守爲守而以回顧爲守如往例按臣入境必赴省到任旬日之後必隨即謁陵有事出巡又時或回省皆以省署爲常他處爲暫也自今伊始宜以承天爲常省署爲暫入境到任宜不之省而之承天巡行暫回宜不回省而回承天楚地遼濶一歲不能遍巡當展其期瓜期既展一巡不必

長往數返其暑是其往也諸路常凜持斧之威嚴而其返也陵園時借繡衣之彈護至於人齊兵齊餉齊大舉合圍剿賊臣部另疏請勅就近監軍尚候明旨施行蓋用兵所在切望按臣時時回顧者不獨湖省爲然矣

崇禎十年四月十七日奉聖旨這祖陵防護撫臣以剿爲守亟宜辦賊境外按臣以巡爲守類當回顧承天並遴擇監軍監紀及巡方展限事宜俱依議仍著該撫鎮殫心協力相機防剿務保萬全以鞏根本重地爾部即行馳諭○山松曰此議出自余公而先人覆之如此當日事勢不得不然之算其設兵五千令總兵守陵則又有感於鳳陽之失懲羹吹虀耳厥後方撫孔暎以鎮處其遥而撫處其勞爲言幾欲力翻此案而耳食者且疑先人於撫鎮有偏袒之見矣冤哉

覆延鎮邊情塘報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崇禎八年敵有事於河西為收插畀妻子計既得之矣復勾套部意欲何為若延綏一帶內外窟荒敵定無有垂涎之理此或臣部調兵剿賊該鎮設為此詞以冀陰緩其事耳不然何前此寂寂而一聞調遣請免告警紛然並至哉事關軍機臣頗窺見其隱不容不為道破者也除一面申嚴戰守外理合具本題知

崇禎十年五月十九日奉聖旨邊烽諜犯叵測延鎮將士自當時刻戒嚴毋容少懈王威會剿義不容辭不得以告警弛卸

秋防屆期疏

該臣等看得今日之勢邊腹並急不獨防邊也今日之邊

時刻並急不獨防秋也去歲六月輿師原不待秋高風勁之候今者傳調㗸馬已報有水陸分犯之情忿覆轍之在前凜驚蒐之猶悸况卜哈之情形叵測套部之犯搶時聞西人哭湜於河東海目要挾於甘鎮總因兵馬之徵調四出以致邊烽之狂熖彌張必內地有廓清之期庶邊鎮有專注之力而三秦之蹂躪如昨也豫楚江北之盤踞如昨也腹心內潰而邊鎮愈不得安邊烽乘虛而奸民益眘眘思亂譬如人之一身內證外證兼而有之此正標本兼治之時皇上慨增各鎮之兵責令各自爲守不用幫調而猶恐沿習故套不肯著實奉行仍復分遣中使廵查不時申

飭聖主之憂勤如此諸臣之玩愒何心本部先有敬陳安內一疏請均一年之兵餉分布十面之綱羅深知不一勞則不能永逸不大費則不能大省所以策寇者幾無遺慮矣迨海上聞警本部覆有敵人圖鮮用鮮一疏備陳援要六款未及遵行而島事已壞又有驚聞皮島潰失一疏再陳救急十款所以策島者亦無遺慮矣至於宣大山西薊遼昌保通津艮涿切近陵京又爲邊烽熟燧之地備禦尤嚴本部有聚實邊備緊要軍機二疏酌防援之實著嚴調度之專司指其大端言之而各鎮之事情不同戰守之局面互異與之反復商確務求處處嚴密著著關通於書信

責實之中不失聯絡呼應之法所以策各鎮者亦無遺慮矣本部職專調度除各款指畫而外不能代匠石之斧斤諸臣身任封疆除實事經營而外亦別無制勝之方畧禦敵者但念前車不遠勿以掣肘藉口稍弛枕戈待旦之精神討賊者更念逾限太寬勿得玩寇貽殃反失居重馭輕之大勢特恐久沿之聾聵尚藉天語之叮嚀惟願諸臣以保身家之念保封疆則百務自當振舉以凜功令之心凜寇敵則蒐飭無不精詳如虛飾文具玩誤軍機國憲俱存諒不能為諸臣貸毫髮也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奉聖旨據奏敵警方殷寇氛未靖秋期將屆[illegible]遲當防在內外文武各官務要殫力

圖維同心整頓禦夷必除兗伐狡邊海無瑕平寇必剿
暴綏民中原底定蚤奏膚功竚膺懋賞如或狃沿積玩
致誤軍機國憲森存定無輕貸爾部通行馳飭

覆登監仰仗天威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海上之事臣部條奏十餘大意不甚相遠無非軫恤兵民欲使安插得所聯絡近地欲使接濟無難而已今五月將盡已交小暑不過二一旬便涉新秋官軍當早爲分佈定三分控扼之形難民當各自旋歸就八城衣食之便此乃一勞永逸長享安寧之計若戀棲窮島懸望轉輸不過津登本折而已查津門前派接濟即奏稱積貯無多並運船亦爲登州留用而豈能爲額外之供若登

青萊三府方欲扣存島餉處處增兵而又豈能儲海上之
用此則天時人事俱有不得不乘燒船之役爲轉徙之圖
者查提督陳洪範塘報之末有云倭屬國回書知會催發
兵船進復皮島鄺淸餘賊另行馳報等因臣知麗人此時
不忍遽忘天朝者是其本心不能不爲敵用者是其實事
我遣一力通書示天朝不忍絕之之意則亦足以感其心
而欲他有聯絡與之圖敵不惟其力不能抑恐其心不敢
敵旣以力屈而降之亦必使人監而守之抑或察其動靜
知有營爲廹脇麗人嗾我兵將陽爲與我圖敵陰實與敵
圖我我將何以待之乎竊恐一不成而萬有餘喪又必不

免臣調麗書可通也回書不必可信也餘賊可清也皮島不必可進也監臣陳應祥調洪範自酌進止機宜必有以仰副明綸是不敢必洪範之進而洪範受命封疆身在海外又何敢自言不進爲之熟察情形決機進止臣衙門實與有責不敢不陳於皇上之前耳臣蒙恩深重一片血心不敢知而不言伏惟聖慈垂察即賜鑒裁勅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奉聖旨島中兵民接濟安插前巳有旨了據奏積貯無多轉輸難繼並聯絡廓清事宜還著陳洪範熟察情形决機進止務期制勝萬全釜蕩腥穢以膺懋賞爾部即行馳諭○山松曰按此後先人旋附陳云適接洪範稟云皮島昔日虐侮麗人今敵人暫去麗人不樂我兵復駐又一稟云朝鮮被難覲望

兩端不顧皮島再蹈前轍故擬議如此非敢無據而阻
洪範之行也

覆趙職方安內須圖全局疏

該臣嗣昌竊念臣言圖賊而先之以審勢者何勢則有時
而屢變審則無時而不因也譬之奕然分道布子則為一
勢兩敵交鋒時有趨舍又為一勢至於趨舍之間殺活縱
奪不可勝窮固不必於原勢之盡合而要不必出其範圍
也若使布子之初滿盤密匝聯絡無遺則又安用奕為矣
臣愚敬陳安內一疏謂賊在江北則鳳陽應天山東河南
湖廣江西六撫張六面而總督總理俱入江北會剿其說
猶有未暢又於江北三催冦患疏內發之謂賊在河南則

鳳陽一面堵秖霍南窺之路湖廣一面塞蘄黄東下之衝
而總督總理與河南巡撫會剿於開陳汝蔡之間是將禦
之未入安慶之先即應天巡撫本等信地僅與江西巡撫
擬一隅面犄角之勢事理亦明白矣但臣因此之故未與
應天巡撫分餉分兵該撫駐節蕪松頗不能顧安慶目前
賊勢又在安桐潛太之間警息頻至以故外議紛紛謂臣
此面為瑕臣思補湊無術必待人齊兵齊餉齊動手之間
趨舍方有定勢心力方有專圖此時此際臣實不能增餉
增兵因不敢用遣重臣駐安慶之說而主事臣趙光抃與
臣朝夕計議指畫憂危因而慷慨拜疏以剿撫實著全局

絮淵自請獨當一面誠發臣之所未發補臣之所未備就中如言剿不盡恃吾兵力能令彼自相屠戮以助吾剿言撫不須煩吾安插力能令彼自執酋首以就吾撫其人之傑而智者皆吾將强而壯者皆吾兵積年之細載山谷之蓄聚皆吾餉誠如是然後可稱用兵之機畧然後可望平賊之規模臣近擬請御史監軍疏有云智信仁勇嚴將必以智爲首鬬智不鬬力鬬亦以智爲先凡光抃之言皆智者之事用兵四十年如混沌之竅至今日而始開非獨臣之幸實海內之深幸也但計兵之數云鳳撫二萬楚撫二萬豫撫二萬臣原派三撫數止五萬除護陵不動外實止

四萬無此六萬之多三撫信地甚廣派兵四萬不多於中割取九千勢必不能戰守而又諉其信地責成他人殊爲不便此三撫兵難動也見今總督洪承疇於川步兵一萬之外奏討馬兵三萬剿賊若總理三萬又割三千益存見少此總理兵難動也惟應天巡撫本等信地割兵一千五百似乎不得不然然計前此募兵一千二百近又議增二千二百較所割之數爲浮而該撫之力已盡至操江都御史部下水兵合而計之僅僅二千八百有奇而欲割取一千五百從何得來以此觀之兵之一節苦無著落縱有神智恐難一無所挾而行此臣所爲躊躕四顧有難輕議者

也至奏內云西北之地異常奇荒斗米千錢爨骨易子賊之大勢必盡東下就食南直楚豫邊界稍稱富足賊必流而豬此以爲大壑微臣切慮亦是此著所謂趨舍有定心力自專未有督理各撫大張網羅合圍夾剿却又全然放過此賊任其取馬取糧席捲渡江者但在臣部雖有分布綱維省直諸臣未見呼應實濟祇緣總理未到一切尚覺蕩然狡賊潛伏深山我兵决難搜剿誠恐密遣奸細暗渡江洋一呼發難之間能令南北震動爲害不小又如龍在田許名臣等所領滇兵倐可倐否乍南乍北全無收拾駕馭之人並楊世恩遺下之兵未知見統何將秦翼明罷歸

之兵曾否就道入川皆須處置得宜爲是竊見光抃孤忠自許慷慨多奇本部職方司郎中王陞資久勞深例應得代臣等原欲以光抃代陞今光抃旣願討賊欲留之而不可且係本部咨送聽候考選之官改授亦其應得合無仰乞聖恩勅下吏部都察院改授御史職銜帶同金三萬兩前往河南湖廣安慶等處閱視先查總理之兵原派三萬見有若干尚缺若干一面先行選募以待總理到任其滇蜀等兵有不堪者將所帶銀量給資糧遣之回籍其堪戰願留者即選委將領聽其駕馭調度出奇果能破賊成功自當不次陞賞如總理已到適值機會可乘仍聽酌量行

事俟四省直監軍御史先有報滿者即以本官代之此則
封疆大事羣策當收臣不能以一己之愚偏執阻格者其
各寇情形臣不能知惟據陝西撫按奏報已撫張妙手的
名張文耀蝎子塊的名拓養坤似覺小異贊畫李玉白會
具條陳於臣臣不能用因亦未見其人應否攜與俱行仍
聽本官審酌可也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奉聖旨剿賊總理專責著速
催到任調度職方運籌邊腹豈止一隅趙光抃著恪供
其職不必改授

覆延撫剿賊部咨方到疏

該臣嗣昌看得延鎮多年凋敝兵馬堪戰無多巡撫周汝

弼受事未久整飭方新而所與共事者王威八十老將坐
鎮自是有餘調援或難輕議臣等亦不敢以不情之調求
多於該鎮之兵也但念流賊初起於延而今爲禍之裂幾
半天下若不以時收拾竊恐半天下之禍蔓延未已所以
敕陳安内一疏以延綏爲一隅面責該撫協剿分防而陝
撫孫傳庭剿賊當急圖了期一疏與臣計頗合故不疑而
調四鎮之兵今細審賊勢有一大股在江北安桐潛太之
間又一大股在湖廣河南德黄南汝之間皆伏山谷過夏
即有出没決不至於大逞而大逞之期必在秋八九月之
間目今湖廣河南江北之兵通計不滿四萬馬少步多或

零星不成氣勢或缺餉正思潰歸即使新理臣卒到尚苦無兵可用臣擬過八九月邊警少定徐抽一二枝勁兵以應理臣之用尚未知其時勢何如而見在有兵堪以剿賊者惟總督洪承疇部下總兵四五員馬一萬四千餘匹且其賊在臨鞏漢沔之間者兵至則匿山谷兵去則攻城堡而官兵果與賊遇盡力剿殺則未嘗不奏功故臣愚計以爲調四鎮之將之兵再助總督洪承疇之力責其於六七月間盡蕩秦賊然後發還邊鎮之應回者若干特選拔其精銳敢戰者若干出關而東與總理諸撫合圖河南湖廣江北之賊務要堵之十面聚之中央盡心盡力成一番大

剿之勢必也渠魁旣得瓦解形成玉石攸分剏從罔治斯乃上爲社稷除心腹顯憂下爲蒼生除瘡痍大患若如延撫之說一鎭兵不可動諸鎭兵盡然將見一省賊不能剿諸省賊亦猶是矣天下事其將責望之誰哉臣擬覆此疏正屬草間伏見陝西巡按謝秉謙一本爲恭報平鳳漢興賊情事奉聖旨據奏平鳳漢興狡賊紛馳寧謐何期著該督嚴飭諸將奮鋭殲掃務淸窟穴勿得但詡零撻仍釀劇禍若各將憚於征剿畫地玩延該按卽據實叅來從重論治不宥該部知道欽此然則秦賊此時當痛剿當合剿又當急剿不待臣言聖旨已深切著明矣延綏撫鎭合當整

挪士馬偵探邊情果邊急賊緩則當專力以待邊若邊緩賊急又當並力以圖賊漫云盡止不調臣部不敢依從但令督臣酌量以延綏兵將堵延綏就近地面使其南顧則剿陝西之賊東顧則預山西之援而西北顧果有邊警亦可還而自衛是則軍前之妙用而非臣部所能懸擬也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具題

臣心日苦疏

竊臣犬馬蒙恩奔走三月亦思勉圖尺寸仰報高深何期材不稱心曌不符位徒有癡腸可嘔曾無毫髮堪裨以邊備則申飭徒勞而罔知實濟以寇氛則揣摩雖具而尚屬

咨文欲征調則環觀九塞誰是可動之兵議招練雖鼓勵多方未見奏手之著瑞嚴僅解於西北荆墳不保於東南鄧淅未補其亾羊潛太滋深其伏鷙治兵之人任遴猶無受事之期養兵之餉尚懸日有自焚之懼近如皮島潰失合爐長山臣祗憂敵叛急乘蹈旅順黃龍之轍而不知蠧賊內起成先年劉五之形豕突固已可虞鷹颺彌增一患傷心頓足補捄何方凡皆溺職之愆敢蒙倖逃之想伏乞大恩早加譴斥以謝封疆別簡賢材以辦樞務臣吞藥視事未敢杜門然日復一日罪戾彌深終無補也敢幕囊以請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具題

覆秦撫馳報流寇情形疏

該臣嗣昌看得陜西剿賊近來習成套數大都强將多兵隱藏西北闊遠之地一任藩封郡邑攻圍困陷呼之不應撼之不聞必歷數月之久然後一發見奇稱殺賊若干首級飛報解圍大捷云夫其或殺或解固亦𢭏賊之鋒然其不應不聞實多養賊之患相提而論𢭏賊不過什之一二養賊實居什之八九其𢭏賊也廟堂不忍沒其功其養賊也從來不曾議其罪此秦賊之所以不多不少不滅不生而長川自在非獨諸將之罪實總督洪承疇之責也承疇

蒙聖眷優渥逈異尋常有請未嘗不立應展限未嘗不屢
寬雖賊踞城陷邑歷年以來止有陞賞而無降罰此各省
亦督撫所未有也臣知承疇之材足以辦賊其畧足以馭
將其眞誠勞苦足以貫徹於乏餉之兵而撫納機權足以
籠駕乎降附之衆亦一時督撫所未有且前此零星給餉
如渴思漿旋索旋渴實不足以應承疇之手而責成取効
今則兵餉畧有其緒賞罰立請旨行臣等實思勉應承疇
之手而時不可失寇不可玩强將多兵不可隱藏不應不
聞之地而偸安縱賊破邑屠城有陞賞而無降罰臣衙門
不敢不舉其職不敢不矯其非且不敢不先爲承疇忠告

而善道之臣前覆延撫周汝弼剿賊部咨甫到一疏內稱調四鎮之將之兵再助總督洪承疇之力責其於六七月間盡蕩秦賊然後出關而東與總理諸撫合圖河南湖廣江北之賊務要堵之十面聚之中央盡力成一番大剿之勢蓋今時已迫矣春秋責備賢者臣於承疇亦云若某賊奔某處用某將某兵剿之當聽承疇自爲調度臣部不容遙制懇祈聖鑒臣言前後情節特賜天語嚴加申飭責成取効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初一日奉聖旨秦寇刻期蕩掃何仍掠陷頻聞將領尾報零功地方不堪護賊曹變蛟等偷安不赴殊屬迂玩洪承疇職專調度者遵旨督勵官兵視賊所向協同撫鎮扼剿相機務期依限廓清毋致稍延

取咎行間功罪國憲昭存爾部嚴行馳飭　山松曰

下之賊起於陝西秦賊不滅則天下之勦賊者相與講

望先人公爾忘私以春秋責備賢者之義責豎洪公自

是正理及先削宮保再削尚書廟堂徵示處分遂嬰洪

公之怒曰我若不殺楊某則彼必殺我因遣使頻頻密

購當路叅劾先人所以當時首先攻先人者皆閹人也

此順治甲午有宦常武為副將者孫公喜策所言蓋為

洪公多年門下其遣使入都渠嘗為輔行身親眼見非

誣語也

覆登監兵垣道將激變島衆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島上諸兵其初皆我河東之民也敵陷河東不甘降附於敵而後陸續奔逃寄寓島上以為南歸之路是本皆我忠義之民惟自江東設鎮籠絡為兵始羈留而不得歸矣計兵給餉人米五斗銀七錢各有家口之

累此亦何能養贍惟是名雖爲兵實則非兵毋論强壯老弱有一人卽食一人糧始安處而不思歸矣兵餉之數有限生齒歸附無窮則又何以給之惟是廣招商賈透販禁物假途高麗貨換金貂至於隔海刨參每兵負米一斗限定食盡而歸除納官參半斤外聽其自賣獲利無窮始戀氈而不肯歸矣爲之將者雖假朝廷名號實非綠部歷除不過彼中自爲署置金貂多者倚爲心腹奸黠甚者占作爪牙寧知紀綱法度爲何物於是毛文龍劉興治陳繼盛黄龍等鬨亂相尋始膠固而不可歸矣況世魁者本一賈頭牙行有女絕色毛文龍納之爲妾寵冠一時文龍死劉興

治納之與治奴陳繼盛納之繼盛奴黃龍又納之至黃龍奴前此婦乃奴而歷毛劉陳黃四姓皆尊世魁爲沈太爺蘇杭商賈之走江東販麗貨者歲時寓書沈大爺不絕臣在關門拏獲違禁海船得其書無算第因孔叛初逃黃龍繼陷朝廷方用世魁署總兵臣恐發覺株連藉口生變因盡付火焚之止將船人蔣士望等請旨正罪而此段情節臣眼見身知非僅得於傳聞者比也繇今觀之歷年島帥不過四五人爲將之徒不過數十輩設爲牽制之說輒留避難之民十五六年之間奴於敵奴於叛者不啻十數萬衆而至於今所存不過僅僅五千有奇蓋繇歷年占戀孤

島因而陷害致此本以逃難至海却受海中大難而不知本以忠義來歸漸至迷惑大逆而不覺嗟乎此孰非朝廷赤子而忍令其迷惑至是豈我聖主之心哉今既自知罪惡已就安撫請求寬政殺賊圖功在撫監從之以權臣部當守之以經在兵科設之以奇臣部當導之以正前奉有多方安撫明旨臣意遵爲文告馳使諭之就令登萊撫監差往來慣熟人員齎去朝廷不必遣將致使驚疑其兵科所奏止將安慰登萊民心一段徑行撫按遵依其餘與臣等覆奏情形通不必行文彼處俾其遑惑可也所有告諭之文臣另擬進呈御覽王世泰申覆原文臣封送內閣備

照統候聖裁定奪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初二日奉聖旨已有旨了○山松曰沈
鎮世魁從族姪志祥覬覦島帥會黃道孫茂縱印朝廷
白帥登庸簡汰島兵於是祥遂作亂於陳鎮率拉殺黃
公并白帥先人掀翻巢臼頭有一大處分而同舟共濟
聖意游移僅僅獲一手刃黃公之本逢春李鍼秀父子
而已徹島之事雖成而尾閭之洩元氣久虛亦無及矣
究之明事之敗非島叛階之厲哉先人先見之明於茲
可見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五終

曾孫　緈　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六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秀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農畯　同較

農介

山椽　熙彥

疏

遵旨確議武科疏

頃該臣嗣昌具題爲酌議世職武科邀材互用以老練其材善成其用而因以覈軍屯之實起衛所之疲漸復祖宗

舊制事奉聖旨這世職全俸管事援用豈得以考中爲差
等武科近准臚傳已無三科名色併武科廣額太濫且管
衞所原非典制通著確議具奏欽此欽遵兵科抄傳到臣
除世職管事援用不拘考中差等容臣另行具奏外所有
武科應否廣額合於今秋舉行相應預請定奪查得武科
近准臚傳已無三科名色仰奉明旨誠然然在臣部相沿
尚有以三科二科推用者即不顯三科二科名色而春試
拔勇一途一科亦收二科亦收收則隨入本年推用欵項
夫以一科而售春試是無二科之名而實則二科也以二
科而售春試是無三科之名而實則三科也聖慮廣額太

濫臣查武進士三年一次共額一百二十名春試每年一次每次八十名三年共額二百四十名是其額比武進士多却一倍矣武進士三年之內推用未完如甲戌科至今尚有守候者春試每年用完是其途比武進士捷加一倍矣武進士繇武舉而來誠爲清楚春試所收頗雜有去冬叅革而今春考中者創懲未久轉眼爲速化之階武進士合省直大舉稍廣蒐羅春試所收頗隘京衛浙直而外即邊方亦不多得者冒籍倖儌入彀半游閒之輩以故臣之愚議欲罷春試而盡歸於進士之一途廣一百二十而爲三百誠如聖慮疑其太濫併三百六十而爲三百則臣之

愚議有減無增似濫而實未嘗濫也且每三年一大舉而四海九州之人皆得與則不啻至公一舉之後各歸原籍聽臣部循序推用而無事年年奔走爲巧營捷取之謀則不啻至清惟公惟清可以服人心而作士氣臣部清此一途與世職之俸薦合式者相兼推用即諸武人進身之始無有不清而邊方行伍戰守著勞堪以拔擢者聽督撫等官虛公遴擇臣部據以覆題即從來鑽刺之徒亦可省其圖度之念而臣等安心辦事不致風波震撼凜凜憂虞是臣衙罪邦政所當爲之職分也但奉旨確議臣祗竭愚心未敢必其有當可否如臣前請抑或再加裁併武進士一

途每三年一次以二百四十名爲額其每年春試悉行停止伏候聖明鑒裁可否如擬勑下臣部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初六日奉聖旨武科原有定額著照舊行伍中多戰將罷革內豈盡無才停止春試兩途俱廢督撫選擇亦滋鑽營或併年精選以杜冒雜之弊遲者另議具奏

覆兵科叛兵聽撫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皮島兵將潰存五六千人苟懷反側之心决無先期毫不漏泄之理陳洪範黃孫茂等身在險中何至畧無耳目之寄一旦禍起束手聽命如孤豚腐鼠可謂昏憊之極矣殺孫茂而與洪範陽爲借以招安陰實挾之投敵章奏出門旋往東徙石城既不收島前行討無復

之定見投敵一著茫茫隔海任其作此舉動而無柰之何慚憤何極第關寧報到而登萊寂然竟該撫監從權遣往招安之人亦不至無回話也至於關門將領朱化龍樓應祥寧遠將領衛之屏蕭九韶等或與叛黨相為或從虎穴脫歸備歷險阻勞苦可念而島官池鳳高已至石城卓然自投寧做忠鬼不與同叛何其肝腸識見迥出儔伍萬萬哉竊謂如此一官應特加陞賞與其中軍池鳳鳴康維都李有功等行該撫查明有無實職池鳳高加陞二級仍賞銀三十兩池鳳鳴康維都李有功各加陞一級仍各賞銀十兩百總兵丁査係壯男各賞銀一兩婦女各賞銀一兩

小口各賞銀五錢就於臣部題發安𢆯銀三萬兩內查有
餘賸先行撥給如解銀未到一面不拘何項挪借給之不
可少遲頃刻其官丁內有能仍乘哨船前去東島宣傳欽
賞密行招誘忠義之人來歸者朝廷破格陞用即與實缺
將官該撫明白宣諭鼓舞成功可也至兵科之議實中當
時撫處機宜所料拘禁洪範勉爲代草情形不啻如見日
前登萊撫監業已權宜遣官所討布綿家眷等項定亦斟
酌進止不至輕發而沈志祥鬨係沈世魁姪即爲世魁中
軍𡩋握一切兵權滿望世魁死後即代島鎮所以痛憾黃
孫茂立心必死之者以其急繳征䖍前將軍印故耳即今暫

畱洪範揚帆往東或者再負險遠勒令洪範為之請鎮亦未可知該科牙將廢立主帥欲倣藩鎮畱後之說不日之內登萊報到當見情實臣請先將島官池鳳高等請旨特加陞賞昭示朝廷德意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初七日奉聖旨島中機宜著該撫監酌行池鳳高等忠義可嘉准照部議即分別陞賞以示鼓勵官丁人等有能宣傳欽賞招義來歸者即與破格陞用其彼中情形仍著確偵不時馳奏

覆蜀按塘報黔中苗情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黔變初起據按臣馮晉卿督臣朱燮元先後奏報圖攻大方情形俱有未盡臣竊料其中有出其不意誘而殺之之狀因陳處置機宜第一分別順逆明諭

朝廷德意順者一切勿動逆者自取誅夷如能以順攻逆
寸土尺地朝廷不利其有就給助順之人永為世業卽老
烏使能悔過不難嘉與維新次則飛檄侯艮柱馳赴川南
發兵扺大方之背疾入成功一聽總督朱燮元調度功賞
罪罰朝廷不爽絲毫又次川屬土司嚴為禁遏不許同逆
助兵雲南鎭守沐天波修我戈矛早申赴義之舉又次湖
廣四川協濟舊餉速催徵解貴州尤恐額外有需湖廣原
派黔餉必須留用又次湖北調兵運糧就近擢留兵巡兩
道仍設偏沅巡撫等因題奉欽依咨行去後距今已踰兩
月未見彼中奏聞臣採道路傳言似不出前所料在我版

築大方致滋怨讟彼苗聲張做鬼包藏禍心方國安有叚叚不保之虞楊啟㦸效先發制人之計誘而致之出不意而殲之爲除一二小醜計則得矣不知非朝廷大信並地方撫處之宜也今大方已陷方楊被執見於遵義道之報如此而老烏轉控於蜀猶有文呈三院指日差官撫綏之言固其一面報復一面緩兵之計但在我所以待之要不出前分別順逆舍舊維新之請倘或負固阻兵自取殲滅御史陳廷謨所謂遠不過爲楊應龍近不過爲安邦彥眼下亦不過與化佐等同歸於盡之語眞爲破的要言各彝保命良藥未知能信從否也至督臣朱燮元前調川將羅

京周近據巡撫王維章已報就道又調雲南何天衢未知該撫王世德曾否發行計此兩枝兵將數亦無多臣部前檄侯良柱馳赴川南直搗大方之背斯乃第一要著即使蠢動諸彝去逆效順亦必臨以大兵制其死命而後可議叛罰服舍之宜如或詭詞面謾怙惡不悛惟有長驅夾勦之一法。此水西之役滋蔓多年非闗小醜久逋天誅實我兵剿撫口舌多端心力不一所致此方勦彼則議撫其實亦未嘗撫彼方撫此則議勦其實亦未嘗勦不過各懷秦越故爲矛盾以停賊而長奸幾縱賊而幸戢豈獨諸臣之咎中樞實溺職耳今日之事萬萬難蹈前轍善乎御史之

言也諸臣職掌或分畛域皇上視之總一家封疆所限或存異同皇上視之總一家之人而臣忝司邦政職業攸關請以一家人速做一家事務要心心相貫息息相通建一議毋甲可乙否熒惑事機行一令毋陽奉陰違顯干節制順可撫毋明挑暗激以妒功害成逆可剿毋彼推此卸以貽寶長寇有一於此臣敢循職舉正請祈聖斷從重處分誠爲封疆重計有不容諉徇者也

崇禎十年六月初九日奉聖旨據奏狡彝謀陷大方速宜殲掃朝廷念其向來効順不忍置之滅亡還著該督撫宣布恩威提醒順逆即老烏悔罪亦嘉與維新仍一面嚴拵兵將直抵大方順者生全逆者剪滅其黔蜀督撫鎮道諸臣務期同謀共濟剿撫協心大張神武以[illegible]遐方如有畛域區分陰陽推卸致誤封疆的兩部即據

貧黎處國憲具存決不姑貸

遵旨奏明酌議世職疏

該臣嗣昌於本年閏四月二十一日具題爲酌議世職武科遴材互用以老練其材善成其用而因以嚴軍屯之實起衛所之疲漸復祖宗舊制事奉聖旨這世職全俸管事援用豈得以考中爲差等武科近准臚傳已無三科名色並武科廣額太濫且管衛所原非典制通著確議具奏欽此除武科廣額事宜臣已另本具奏外所有衛所世職臣念祖宗朝豢養至今子孫相繼垂三百年之久而未能大收其用祗因遴選無法牛驥有同皁之悲閑押蠹輸猶鼠

滋其玩之患而單伍之虛乏屯政蠹壞隨之若非收拾以法磨礪其材使之漸收積習而爲我用從此如江河之趨下將彌不可挽已夫惟限應武科則讀書識字盤馬彎弓之事不得不童而習之以至年齒長成經練事務或有謀勇輩出於其間而材將不可勝用是故以武科爲羅誘而入之以全俸半俸管事差操爲格進而退之三年大比不啻不疎合格者雖貧窶得以自見違式者雖豪富不得濫躋誠屬武夫之本業而亦推舉之平衡也伏蒙聖旨令臣確議具奏或者以全俸管事爲衛所之常考中差等近苛刻之政此實天恩優渥曲示矜全非臣愚所敢再執然臣

切有感於成祖皇帝諭誡之諄諄也伏覩永樂六年三月
二十日該本部尚書兼詹事府金忠等同左軍等都督府
掌府事定國公徐景昌等於西角門欽奉聖旨天下衛所
軍官比先身親戰陣衝冒矢石卧雪眠霜出百死博一生
積累功勞致有爵祿子孫世襲這等老頭目每心裏常想
着舊日勤勞好生感恩知報好生小心保守爵祿十分遵
守法度諸事勤謹一些不肯怠慢了十分愛䘏軍士這等
的鬼神護祐長享福祿他那有禍患如今他的子孫多有
不知他父祖從軍立功艱難又不聽父母教訓每日惟務
安樂驕奢互相勾引吹簫彈琵琶唱曲兒賭博財物看勾

攔說平話去那歌樓酒館挾妓買笑恣肆飆狂鼓弄脣舌但捏一段妄誕的詞曲胡道一句無理的言語便如破一陣得一城的快活爭誇道是好漢或中間有一言半語干犯法度連身家都喪了似這般撒潑不才壞家門無理的事便歡喜去做全不想著久遠享富貴的根基本等弓馬全不肯用心操練其餘的武藝又全然不去習學又不肯讀書學道理看古時名將所為垂名萬世不磨的功績又不學撫綏軍士的好勾當及至赴京來告襲替比試時弓也不會射鎗也不會拏馬也不會騎只拚著錢物買求監比官取中一做了官便百般苦害軍士遇有征調惟務假

雜事故使錢買免便有調到軍前的百般畏避退縮只是
藏躲在人後得走時便先走了似這等多有喫殺的不獨
是喪了他本身將朝廷大事多悞了又廢他祖宗辛苦積
下的功勞自家得逃得性命不久時朝廷必然依法處殺
他不說自家無志氣不才不孝將祖父功勞廢了却怨謗
朝廷無恩不念他祖父的功勞有等潑皮不才本不會自
家立功見他人立了功多端詭詐出來賴做自巳的功似
這等好生無理鬼神不容恁兵部便行文書遍出榜去與
內外衛所知道今後軍官子弟務要如法操練弓馬慣熟
不許怠惰廢弛日後如有赴京比試不中的發充軍三年

著他知道祖父已先從軍立功艱難三年過再著他來比
試若再不中將發他烟瘴地面永充軍役別選戶下有才
能有志氣有本事有見識的兒男襲替又不悞了朝廷大
事又不廢了他祖父的功勞連他祖父爵祿也常常的保
守得安穩又見得朝廷恩待功臣的好意恩欽此夫永樂
六年去洪武間開創未遠而世職子孫已不知祖父勤勞
辜負朝廷恩澤如此矣至於今日歷世愈遠積習愈弛安
樂驕淫難正恣肆壞法甘喪身家如我聖祖所言不可勝
數而朝廷大事亻託不與者有幾臣以爲聖祖貽謀別選
戶下有才能有志氣有本事有見識的兒男襲替又不悞

了朝廷大事又不廢了他祖父的功勞連他祖父的爵祿
也常常保守得安穩又見得朝廷恩待功臣的意思乃今
日錦衛所膏肓起衛所廢疾之第一策宜請我皇上第一
舉行而竊恐今日宗法不明蹊陵已甚小有權變易開謀
奪之端遽難輕議惟有武科一途借以收拾則我聖祖所
言本等弓馬全不肯用心操練其餘的武藝又全然不去
習學者限之以武科技勇將不得不去操練習學也我聖
祖所言又不肯讀書學道理看古時名將所爲垂名萬世
不磨的功績者限之以武科策論將不得不去誦讀觀看
也合格者全俸管事超拔在前遺式者半俸差操沉淪在

後夫誰厭超拔而甘沉淪者三年一次六年再行九年三舉不過十年之間而衛所改觀人人讀書知道理諳弓馬精武藝而前之半俸差操者未嘗不進於全俸管事之列是以退之之術進之之非終錮之廢閒也若十年三舉而猶不能企及焉則誠聖祖所謂自家無志氣不才不孝將祖父功勞廢了者抑何足惜哉此臣酌議世職之苦思今奉聖諭令臣確議不敢不備述其繇然者也若欲清軍清屯非調衛管事不可應否另奏請裁抑或姑循其舊統祈聖鑒定奪批示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十一日奉聖旨世職襲替比試以馬步文理分等明載會典今惟嚴加申明不許濫收還著

屯事宜通行酌議奏奉

欽蒙勅諭垂注邊疆疏

竊臣嗣昌頃從戶工二部之後恭捧勅諭一道內中開載事宜首開臣部職掌者曰屢報敵騎西行必在邊外驚伏伺隙突還沿邊各督撫監鎮道屢奉申飭整備有素俱應赴邊相機駐巡設法遠偵無論衝僻夷險都著晝夜一體嚴防其認就戰守機宜兵馬數目果否確實該部還遴差的當員役作速分投查驗但有詭玩虛飾卽從實具奏敢有受賄徇隱必立斬不饒並京營勇衛挑練已久果否精健可用堂上官也去親驗來說邊腹城邑修備儲練果否

可恃著該撫監按道再加嚴查全備如法者即與奬勵奏敘違式不全者即行戒飭參究仍即隨添改不許擾民欽此臣愚跪讀未盡不勝感悚交加念臣數月以來勉將聚實邊備預整防援一著請旨申飭再三致謂狗馬愚心庶幾有禆萬一實賴督撫鎮道仰體宸衷各營本等職業而又加以總監分監之協運帷籌巡撫巡關之綜察行部宜其整搠精練無少懈弛防禦綢繆無少疎漏而臣前蒙名問各邊事體臣部也該差官去查臣對先年尚書楊博有事常遣司官查核見在司官乏員無可差遣若差小官去恐需索騙錢爲害隨蒙聖諭不但小官騙錢司官也不可

盡愚臣切切在心未敢忘也今念敵騎西行日久沿邊防禦倍嚴所有認定戰守機宜兵馬數目果否確實還須選差員役分投查驗臣思差役前去或止可查數目未必能諳機宜擬畧分四路選差司官四員星速往回報命爲是謹擬職方司員外郎趙光抃差遵化關寧武選司員外郎魏公韓差陽和宣大武庫司主事原毓宗差密昌通涿車駕司主事吳鼎差眞保山西欽遵勅諭查驗戰守機宜兵馬數目但有詃玩虛飾冋日從實奏聞如敢受賄徇隱聖諭斧鉞凜如諸臣宛亦自愛毋或自貽伊戚是臣之所惓惓致囑者也其京營勇衛兵馬臣已移文知會訂期親驗

各該督撫監按鎮道非即咨劄馳傳並未盡事宜容臣審思恪飭外所有差官四員合將職名先奏但各鎮邊監甚長若必處處親到往還數千百里恐報命稍遲則非作速分查本意臣擬遵勑諭內戰守機宜隨處體驗一二兵馬數目常查預備馳援如遵化之二萬四千關門除在天津四千外之二萬六千寧錦之二萬其最要者他處俱准此例行之惟昌宣二鎮陵後守兵必須親到查驗此外實有不能偏及者臣不敢不先奏明白也

崇禎十年六月十三日奉俞旨

奏明職掌疏

竊照臣部職司軍紀失律即宜入刑從來在外督撫按等
衙門但有叅劾武職奉旨必下臣部議擬除革任革職外
有應提問追贓者仍行各該衙門勘問明白覆奏前來臣
部移咨刑部查問律例果否相當回日主稿會同刑部具
題此見行之通例也其在內經臣部糾叅請勅法司勘問
者似應法司具奏完日移咨臣部備照臣部不必會題臣
前在朝班公會刑部尚書鄭三俊言及張全昌王忠二案
命臣主稿臣以前語應對三俊亦以爲然乃今又有恭報
撤回兵數一事奉旨該部確覈議擬具奏兵科抄送臣部
臣查此案乃遣戍原任總兵尤世威事也雖非臣部所叅

臣有嫌當避不敢不明白奏聞者先是崇禎七年十月內
臣已離關門赴宣大之任旋聞調鐵騎營兵五千剿賊以
尤世威張外加統之臣心念此兵收拾數年亦非容易必
須急用善用乃可成功旣聞派防盧氏深山窮谷之中又
臣舊任河南所屬知其非計於八年五月初三日臣有探
得邊烽磪情一奏內稱大同主兵力薄邊兵恐不能分分
則又憂糧乏臣思關門鐵騎五千剿賊南方已久時値暑
雨卑溼其人技無所施不若調之北來就防倒馬偵探大
同有急星馳出關應援似是穩便一着等因奉旨下部看
議間科臣常自裕出疏駁臣內云此言為尤世威耶誤尤

世威耶爲邊疆耶誤邊疆耶夫今日剿賊贖罪之世威即
舊年援宣逗遛之世威也昔曾駐居西城坐視大同之危
始而恇怯不前今使之回守倒馬偵探大同之有急而肯
踴躍應援豈徒隔一歲而勇怯頓成兩截耶且世威征賊
幾四月尚未樹尺寸之功而遽調之北回將何所爲贖成
之地不幾置世威於兩躭耶况賊已入秦勢亟堵剿在洪
承疇方苦兵少尚欲乞調於宣大而反撤回鐵騎是使承
疇忽去其一臂之助而楊嗣昌亦難免於忌成之嫌矣雖
邊防之警報頻傳而邊烽之舉犯未確肩背固尚無恙也
等因臣念自裕既不知兵更不知臣不復與辨而六月之

十一日敵入大同廿五日復入山西臣勉強撐持絕不言
調兵一字卽邊兵調到亦審思萬全而不用之乃世威等
果以露宿深山疫癘盛作病兵挑選止三百人當十餘萬
強寇驟至收兵而今二年事猶未結科抄到臣臣思未事
之前先策其敗人言且以爲疑旣事之後結正其罪臣心
何辭自白乎查律聽訟迴避一條官吏於訴訟人內舊有
讎嫌並聽移文迴避臣在關門與世威共事日久嫌之一
字所不能免遵律迴避理宜然也故敢明白奏聞請祈聖
鑒勑下刑部將尤世威與前張全昌王忠三案徑自問擬
具奏完日咨會臣部備照臣得免於猜忖之私庶幾衙職

肅紀並得少盡㺃馬之心矣

崇禎十年六月十五日奉旨

覆東撫驛遞倒逃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驛遞之苦天下皆然山東近日因避流賊而取途者多故其苦爲甚而臨滕郯嶧等處人人知其苦而言之長臣部爲之議覆亦不止前一疏矣除節裁一事屬之臣部者已議裁其半仍以還之驛遞而解部一半亦時分撥該省實歸困苦者無多無庸再議外其給放愆期差使需索僉報不公包攬浸沒種種之弊則在地方得一清正有司便可力任其事如有司不能任事則道省設

一驛傳道便當單騎巡查爲之整飭毋徒高坐省會署印

批詞忩却本等職掌是在撫按申飭力行非難事也其官

養馬一節雖是美意實非良法臣舊見州縣之官行之而

善者僅能及其一身保無大病而止迨其身一去署官後

官必不能運行馬騾倒斃僉報重起地方另剝一層皮肉

矣若行之而不善則且不能終其身而馬倒差停逐旋倨

見者怭牽擠私割帮貼無所不至爲民害乃無窮此斷不

可狥一人之見博一時之名而强州縣以不能行不必行

者也乃該監疏中有四季循環各處使費一節撫疏未言

臣則知之凡撫按驛傳守巡各道衙門責令驛遞倒換循

環各官何曾寓目惟吏書需索常例倒換一次有費一二
十兩者少或愆期則出一票曰查究遲玩事行府廳官吏
問一罪名臣分巡河南痛恨此弊改循環爲長單用臣巡
道印發填報應付一單填盡隨即繳來有差使需索等弊
細註其下臣隨覺察創懲而不換簿不究罪歲省各驛使
費無窮此吏書所不樂而臣時爲司道欲詳撫按通行亦
有所不敢今則願請明旨申飭省直撫按司道等衙門懲
倒換循環之弊應報錢糧責就近府廳查覈轉報可也其
州縣有司嚴禁給發愆期僉報不公包攬侵沒等弊而差
使有需索者密報撫按據實糾參有司有闒茸者該道巡

行親為整飭又何驛遞之不治哉

崇禎十年六月十六日奉聖旨驛遞給發愆期差使橫索及僉報包攬等弊著撫按嚴飭該道有司痛加禁革其官養馬匹難行倒塌償環巡費即責成就近府廳查覈開報務令驛困永甦違者通行參處

連接諸臣奏揭疏

竊臣前議剿賊首重護陵有敬陳安內第一要務一疏兵餉遵旨熟商一疏初從草茅中來發抒胸臆之見未敢謂中機宜也幸蒙聖鑒允行已踰三月省直當事諸臣方纔料理未有端緒賊情衝突驟難抵當於是紛紛疾呼環至疊見臣欲一疏一覆通寫全文不惟時刻無暇亦且語言重複事宜殺訛甚無當於調度也敢祈聖慈容將諸臣奏

揭不拘已未奉旨開列於前而臣摭其大意晉答區畫於後庶便聖明覽觀裁斷臣等遵奉施行蓋諸臣大議不過有三一護鳳泗祖陵一護承天祖陵一備安桐一路而已其區處事宜議中猶然未備臣不容不殫竭愚心審圖實著事關重大跡涉更張臣不敢避也謹題請旨

計開

一鳳泗祖陵未盡事宜該督工太監趙承憲題爲鳳泡越警震鄰等事奉聖旨該部看議速奏欽此又該守監太監王裕民題爲地方情形可慮等事奉聖旨流賊西迫光固南逼舒霍鳳泗二陵僅宜萬分周防楊御蕃揃練很徐等兵以奉明旨朱大典如何執稱不可抽調顯是遁玩著議

處仍一面殫力調度急圖扼剿以靖直地楊御蕃既已練
成標兵遠探固守不得少疎牟文綬相機守援已有旨了
該部知道欽此又該總兵楊御蕃題爲補陳東西未盡事
理事奉聖旨很徐抽調屢奉明旨何得至今尚事呼籲殊
屬玩愒著該部確議速奏欽此又該鳳撫朱大典題爲塘
報緊急賊情事奉聖旨據奏東西兩賊俱竄江北陵濟重
地倍宜萬分嚴切該撫鎮殫力協剿並會同應撫相機策
應其豫楚援皖之兵賊果離皖即著覘賊所向星馳協擊
速圖殲掃不得少有玩誤致令狂逞該部速行馳飭欽此
前件該臣看得鳳陽祖陵原有馮大棟東兵二千楊御

蒋募兵二千防守泗洲祖陵原有狼營兵一千淅營兵三千防守而楊御蒋又議抽狼徐兵二千奉旨在臣未到之先也臣至而登島告急欲撤大棟之兵則議以牟文綬代守是去一兵即補一兵臣部不敢有疎漏也近因馮大棟暫留奉旨方許牟文綬暫止防桐而且以相機回顧爲言豈知文綬從未到鳳大棟業已回登乎該地方官有護陵之責者既留兵而又聽其去既去矣而又不奏聞並牟文綬先未到鳳又南援皖此臣今日聞知猶爲心寒膽顫不知諸臣何以晏然寂然也至臣議五千之兵計馮牟之兵隨留一枝楊御蒋所募二千共四千矣止少一千抽之狼

徐或可充用而浙兵三千之防泗洲者在外合之則有八千之兵宜亦可護二陵而實非五千之數通取之抽狠徐也該督撫鎮彼此往復如許日月似於部文不曾詳閱然者是誠何心今劉良佐張士儀楊振宗等剿賊之兵約有六千如果皆屬狠徐之兵則信乎其不可再抽而此兵見在行間可以不分剿餉矣臣部會同戶部議派該撫之餉共銀二十九萬八千九百餘兩急急募兵綽綽有餘裕矣夫募兵誠難而因人因地分任責成則易如該撫之屬寫爛邊將也因之以募邊兵買戰馬桂本枝南將也因之以募南兵習火攻取之前例上緊分圖不過三月便得其濟

比之終日追聘客兵有急又遭撤去者孰為有實用乎且該撫近題欲調張朝募邊兵不若就近責成馬熿之為得也至楊御審前奏告病奉旨行查今督工太監趙承憲回言其庇羸憔悴之狀祖陵重地是否可托卧理臣不敢知望行查者疾入告此臣之為鳳泗陵寢計急宜選將募兵不可今日望明日此客望彼客也其應議處官員容另本具奏伏候聖裁　一承天祖陵未盡事宜該守備太監惠進皐題為守陵必賴撫按之威靈等事奉聖旨該部看議速覆　前件該臣看得承天祖陵比照鳳陽專設總兵鎮守雖係臣部議覆亦採該撫余應桂之言見於欲固危疆

必周備禦一疏尤悉臣部覆稱湖廣新推總兵以專護皇陵爲職不須剿賊行間凡關剿賊調度一切兵制糧儲盡經該撫一手允爲長便此該撫之自任者然也其按臣居守一節臣部原未議及該撫近奏楚寇益猖皇陵甚重一疏該臣覆議奉有俞旨撫臣以剿爲守急宜辦賊境外按臣以巡爲守頗當囘而承之臣部遵行去後該省必尚未知但該監所言鎮守止能治兵而催處糧餉非撫按二臣遞互居守不可臣部敢不相從查按臣徐之垣已到承天爲該監挽留切宜業云唯唯無異矣今番居守較之前度不同以新設總兵其權足以馭兵而所馭之兵亦其拊循

歲久防禦夙媢者臣部會同戶部派有剿餉以助額剿之不敷不煩按臣自措第或時需犒賚按臣料能辦此耳至於撫臣專任剿賊似難再守承天如云緩急更代彼倏來倏去之賊安知不方見緩驟苦急也此則撫臣辦賊境外剿即為守仍請遵前旨行按臣既專居守出巡殊未有期該省十五府二州在江北者僅七府耳在江南者八府二州內武昌府為省會岳州府連洞庭常德辰州二府及靖州為湖北道地與永順保靖桑植容美土司相連且西接貴州銅仁鎮遠二界而榮府華陽居之長沙寶慶衡州永州四府及郴州為湖南道地與廣西廣東江西南贛相連

而吉岷桂三府居之近日廣西峒賊出沒湖廣湖廣臨藍之賊出沒江西等處而前此入劉陽湘鄉以至岳州漸成流賊之勢殺守備捕官捕役等輩竟莫敢攖其鋒此湖南之憂也水西奚目復叛大方陷後奏報無聞偏沅一帶震動境內土司如彭弘澍則有逆酋糾苗作叛大肆焚殺之奏與彭象乾稱兵讐殺矣施州衛大田所指揮冉玉龍則有逆酋謀叛乘機起釁之奏請兵剿殺散毛東流二司矣此湖北之憂接連川貴二省動則俱動而武昌岳州江湖大盜劫餉殺人猶其小者也今撫臣剿賊按臣守陵巡歷勢有未便如何而可乎臣思貴州有事暫設偏沅巡撫治

兵調餉近歲有例可循今日之計不得不出於此簡有文武材畧者一人爲偏沅巡撫請專制湖南湖北府州而荆岳二府所屬州縣之在江南者亦聽節制焉使其西可接應貴州備大方之變北可扼守江界防竊渡之虞東南可顧衡永彌流劉之患而境內土司如永順保靖等屬控制戢寧無開兵釁尤其最重最要之責任也有此一官以撫兼巡彈劾吏治拊循民生庶可助撫按之所不逮而撫臣得專意勦賊按臣得專意護陵果賊氛廻遠境內晏然按臣一出巡行仍速回顧遵奉前旨展限事宜斯可萬全無患此臣之爲承天祖陵計暫設偏撫一員以代撫按二臣

之事而後二臣之責任可專前此科臣史可鏡曾有添設按臣之請臣謂添按臣不若設撫臣爲有益俟賊平仍舊議裁舍此則無策也伏候聖裁　一安桐一路未盡事宜應天巡撫張國維揭爲職屬用兵三載寇盤據正繁等事奉聖旨該部看議速奏欽此又該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程國祥等奏爲上游關係甚重寇盤結愈危等事奉聖旨奏內事宜該部看議速覆欽此　前件該臣看得安慶一路臣前算作隅面未與應天巡撫討兵討餉外議紛紛謂臣此面爲瑕臣愚前覆員外趙光抃疏畧言之矣但今賊勢正在安慶大山之間而所耽耽思逞東則儀揚南

則池太皆其必趨之勢甚則金陵京口莫非可到之方臣所計慮鳳陽堵頽霍湖廣塞蘄黄河南戰汝蔡者兵力未辦餉務未齊人謀未應而賊早已越軼此關則以安慶視之鳳陽湖廣河南三府反若暫處其隅而應天全受其正此該撫張國維以計兵計餉應與鳳秦豫楚一體並觀爲請尚書程國祥等又以暫設巡撫一員節制安慶廬州池州九江黄州五郡募兵一萬人爲請審時度勢理有不得不從者但計兵一萬比陝撫孫傳庭一面全派須餉銀二十三萬四千兩量懸不敷亦須十八九萬兩雖應天撫屬因糧溢地爲數頗多然已將松江一府派與總督徽寧池

太四府派與總理應天常鎮三府派與鳳陽廬州一府派與湖廣而總督總理尚覺不敷三萬有奇鳳陽湖廣尚各不敷四五萬有奇今若割彼與此則彼處又將何補此在應撫所屬取之自顧地方其理甚正其事正便臣部無以奪之但戶部計餉原有二十七萬不敷之額今應作何奏撥立求圓滿斯則一了百當耳查安慶屢疏議兵新舊約共五千邊腹無兵可調勢須召募即今諸臣欲召一萬其前之五千在內在外總以戶部處餉多寡為召募盈虛有餉則多多益善無餉則量減若干戶部既職掌相關又維桑慮切未有不為處分今若盡割督理諸撫之額而歸之

一面臣則未敢任一面總之剿賊一事遲誤多年待臣至而議兵議餉其晚久矣乃今而尚有無著之餉待召之兵不更晚之晚乎臣思總理熊文燦其來自兩廣必取道九江與安慶對面如帶有兵將即宜以安慶爲入境之始暫駐旬月講求下手著數使人心有恃無虞督餉傅淑訓亦宜定駐安慶經始催科俾理臣招集兵將斟酌機宜隨手做事庶或救眼前之患防東潰之虞而南渡自可無慮矣然理臣視賊所向畢竟非久駐安慶之官應撫彈壓蘇松有漕白京邊之重儲江湖海沙之劇寇與奸民盜變種種難言之野心亦斷無遠移安慶之理則一面置撫一面措餉

一面名兵須從巳晩之後急維其晩毋狃未然之事坐待其然此臣之爲安桐一路計總理暫從入境以紓目前巡撫暫設名兵以周瑕面而兵之多寡聽戶部處餉之若何固不可籌四面而漏一面亦不可因一面而漏四面也伏候聖裁　以上三欵集諸臣之議有如許更端誠煩聖慮誠費聖心然議餉未嘗出於前請二百八十萬八千之外也伏惟聖慈留神遠覽俯賜裁决

崇禎十年六月十六日奉聖旨鳳泗承天祖陵重地安慶陵京上游事關軍務倍切詳審既經該部一一參酌鳳撫選將募兵不得仍前觀望楚省暫設沅撫尚責撫按剿守皖桐留撫任兵餉併理餉二臣暫駐調度事宜俱依議著作速舉行務期護陵剿賊制勝萬全該衙門知道

覆登監鄉勇有實練之法疏

該臣覆看得敵人圖鮮疏內臣部嚴備海口一欵開稱官兵不足責成州縣有司就近團練土著鄉兵相兼協助驚聞皮島潰失及皮島已報襲陷等疏又特申飭再三誠欲去虛名而臻實效如監視陳應祥之所奏非有二也今查奏內至州縣所報多者百二十名少則七八十名殊無當於緩急之數必如知縣任中麟所議取兵於里用派餉於丁糧給與衣甲馬匹等項著實操演庶幾近之但臣昔在司曾考山東民兵工食則例內分聽征有馬民兵一名三十六兩有馬快手一名二十七兩聽征步隊民兵一名

二十兩步隊團練民壯一名十二兩守城民壯一名八兩其制不爲不詳徵銀不爲不厚矣承平日久率供衙門差遣之資業已失其初意遇事告急取充戸部抽扣之額强半不在地方而民間丁糧則已派徵此項不曾蠲也登萊殘破之餘元氣至今未復可否復照里甲攤派丁糧民不重困乎臣以爲實練鄉勇當有二法有官爲訓練之勇藝如火攻技擊之類是也州縣酌分大小定派若干名於丁糧中量議藍毫資其生活與辦之費精選教師設立頭目使其常川綂練於城郭之間如遇有警或防守本城可免客兵之是餉或調集海口可補官兵之不敷是則監臣所

奏來實效而去虛名不得不出於此有自爲團練之鄉兵則山村市鎭之民是也州縣有司設誠曉諭父老虛公選拔其豪傑使其每一村鎭自備子弟之兵每一壯男自備擊刺之器每月初二十六先講鄉約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次習操演以練膽勇而戢奸謀如遇州縣有警父老率其子弟豪傑將其徒侶一呼畢集數千百萬之人接踵而來親上死長之誼是乃多助之至何奸不折何敵不摧豈須朝朝訓練以防其生理箇箇食糧以增其耗蠹哉此臣聞知縣任中麟之議初則躍如既而曰每月朔各州縣鄉兵千總統領各兵齊赴本府聽候該管將官操演不覺搖首

閉月未可未可夫山谷之民使其無故裹糧每月一造城郭州縣亦已難矣况越州縣而至府往返數百里躭延旬日計其孰能堪之哉此臣躊躇數日畢竟不敢深信此法可行於登萊而况敢通行於天下也此事惟在地方有司賢而有材者奉行之善民皆鼓舞而不知賢而無材者不善奉行終日馳騖而不足若不賢不材派里甲則擾里甲議丁糧則紊丁糧階之爲厲不可言矣臣實不敢不盡其愚伏乞聖裁斟酌勑下臣部轉行該撫監按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這實練鄉勇爾部既詳爲酌議著該撫按飭行道府照州縣大小酌派鄉勇名數不必按里分甲以滋繁累於丁糧量議資給製辦之費精選教練與備本地防守不得遠調操演其鄉約

保甲各該有司恪實舉行力圖防禦有藉僉報及多派
累民者不時查參重治

立請決機疏

本月二十一日兵科抄出爲塘報事該臣部覆登島監視
陳應祥等題爲立請決機等事奉聖旨這登鎮增覆營兵
等項俱屬飭防要務據近報島衆情形衆心不肯從亂就
中操縱機宜該部另從長酌議具奏欽此臣於本月未奉
旨前業將監臣陳應祥島衆機詐可駭一疏議擬上聞就
中操縱機宜未敢自謂有合然而正告目兵無設鎮之理
則首兇無憑藉之權可使小羣立渙陰牖目兵有食糧之
處則難入知反正之路源源不召自來彼孤豚腐鼠何能

爲哉以投敵則衆不與將再變而黨已攜畧施反間藉衆
兵之手以除逆子衆兵之名以來歸果其人數尚多願居
一島則以前協義武諸營屬寧錦撫鎮提調而一切運糧
接濟哨報往來俱如高麗貢道北循鐵山旅順蓋套覺華
以達於寧錦又達於津門而總不繇登州一路似較爲妥
何也遼人登人兩不相容彼其藉口激變執此爲詞水火
陰陽昭著久矣提調收歸關外衆心或亦相安登州水陸
設兵嚴防近島備他盜出入可耳臣靜候旨間忽聞陳洪
範已入登州乘機不宜遲滯乞將臣今此疏及前塘報併
島衆機詐二疏俱行該撫楊文岳監視陳應祥總兵倪寵

陳洪範等密相面訂可則如議施行否或另具條奏仰請
聖裁惟是區區島衆不過五六千人其間懷忠抱義不肯
從亂者什居六七不及此時而爲覺開迷棄邪歸正更待
何時若如洪範之說復還帥卽開鎭島中是堂堂天朝可
行以防來後之事而海外有截之裔爽潰池弄兵之流赤
其又何用征剿爲也臣聞洪範脫身以謝之元爲質且行
劄付委牌令沈志祥署鎭事矣暫駐皇城志祥不無覬望
今入登州竊恐志祥疑其背盟別謀要挾狂逞登州警告
將在目前若不急行臣議解散衆心後將悔之無及是以
補牘再請伏惟聖裁立行古云衆不可蓋臣不能有蓋衆

之謀但行臣議使登萊諸臣一面詳訂覆奏一面相機施行早一日或可早清一日之患也

崇禎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奉聖旨奏內事宜著該撫監鎮星速會商確議馳奏仍一面相機酌行

覆登監島衆機詐疏

該臣嗣昌看得島上之變臣前奏請明旨須發榜諭選差材官吳國璽齎赴登萊時猶未知陳洪範之回皇城島也然臣竊計沈志祥爲世魁姪子又爲世魁中軍掌握兵權垂涎鎮印以是其心賛孫茂先請殺之又謂暫留洪範楊帆往東或者再負險遠勸令洪範爲之請鎮亦未可知兵科牙將廢立主帥欲倣滸鎮留後之說不過數日之內登

萊報到當見情實今則一一驗矣該撫監照舊發餉暫與
羈縻固是眼前不得不然之著但彼已更營伍明具疏報
若無正言折之則其僞將日長更無覺路引之則其衆將
復聯既長既聯而後圖之抑又晚矣爲今之計宜先正告
曰兵朝廷原設島鎮專爲聯絡屬藩高麗既降於敵我兵
勢難孤立今後斷不設鎮恐有疎虞徒害爾等性命無益
封疆此朝廷愛爾美意非徒惜一鎮印也然雖不設總鎮
原給前協副總兵義武中左右前後五營印信六顆俱在
彼處但經鼓譟一番賊殺道將朝廷難辨奸良爾等衆中
有忠肝義膽不與亂賊同謀者協拏首惡綁獻登萊朝廷

明正其罪依然立爾一協五營將領分防島上俟後有功
再加陞賞决不爾靳若首惡不誅是一人連累眾人皂白
總不分明賞罰何繇區別爾等自已思量自相埋怨可耳
要非朝廷之過也至其挑激衆兵不過索加重餉則又陰
覺之曰爾等島餉每月米五斗銀柒錢定之久矣安得加
增若欲大餉惟有寧錦八城額兵見缺數千募人頂補爾
等强壯好漢就彼食糧有一月一兩八錢者甚有二兩六
錢二兩八錢至三兩者爾等各自有脚各自顧命何苦隨
彼奸賊困守窮島終身無一出頭處耶臣思此語使沈志
祥聞之必不樂傳布須用小紙細書數千百道一日散布

營中而所遣去之人亦必選有膽勇智謀質其父母妻子厚給非常之賞仍懸不次之官以使其必達此意於衆人之心而成吾行間之計則所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者在該撫監星速爲之若陳洪範潰兵已撫而復驚之疏中設三計以請還帥印開鎮島外爲言乃其苟免賊刃脫回皇城之本謀臣願姑置勿覆該撫監行臣此疏亦不必經繇洪範可也

崇禎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奉聖旨島衆情形有順有逆奏內機宜著該撫監鎮相機酌行

選將首關邦政疏

案照本年閏四月二十日該臣題爲選將首關邦政必須

內外僉清謹陳愚見仰候聖裁嚴飭永遵以釐積弊以振
國威事奉聖旨這叚年辨貌程材課歷四款深於選將有
裨著通行刋布仍另須簡明冊式責成各該衙門覈實塡
報以憑酌用有狥情濫擧者爾部即行參處欽此該臣等
欽遵督同職方司郎中王陞員外郎趙光抃等著實擧行
每五日一次據投到履歷人員磨對冊籍先過司堂後過
大堂臣矢公矢愼於其年力材品有無功次保薦糾參親
筆草書數字以記其人堪與不堪之大槩廹至月終理宜
具本題知緣人數叅雜部務倥偬遽難清出頭緒於今始
有定規分款各開於後其一曰原官應補用凡十四員在

任無過裁缺別推者也其二曰原官應降用凡三員在任有過題准降調者也其三曰敘功堪拔用凡三十員其四曰敘功堪備用凡六十三員同一敘功而其績或茂著其人或勇悍其事或勞苦者拔之其稍居次等則備之也五曰科目應拔用凡二十六員其六曰科目應序用凡四十三員其七曰科目應緩用凡十員科目者武進士會舉拔勇也其人雖同而壯偉精悍者先拔之平等者循其序年力小弱則緩之其八曰世職堪推用凡十員其九曰雜職堪選用凡二員其十曰將材堪酌用凡二員世職兼論薦舊例不分京外邊腹通以三薦為準臣以為非是蓋兩京

薦出多門邊衛則薦少腹衛則更少當小加變通邊腹二薦以上爲準京衛四薦以上爲準雜職則衿紳胥吏襲舍戎行果曾經戰陣謀勇過人者特拔其二以收異材將材則武舉是也一二科之屬不勝收收其四薦者二人以備一格然是京薦非邊腹薦也其十一日廢閑堪擢起凡六員其十二日廢閑堪備降凡二十四員夫武職廢閑雖起必以降例也然有其廢不以罪其人實堪用者奈何例斬[illegible]之故首擬其尤而餘以備降降而曰備明不棄材云爾要之難必盡材也其十三日各邊應罷回凡六十員年踰四望五日已過過此則老矣有老不堪者有老且庸不堪

者有庸而弱者有庸而惡者有非庸非老而叅革提問追

贓發落或新叅未及創艾未滅者當通令罷回如不甘朽

腐則有來年之春試在自呈技勇其何所辭臣前既條奏

奉有欽依今者實舉行仰塵御覽俯揭通衢實明白正大

從前未有之事誠恐無知弁流不安義命有匯門纏擾揑

造誆言希圖阻撓邦政者容臣拏獲其人請旨重加究治

以華刁風庶清內一節確乎可行久當實收其效矣

崇禎十年六月二十七日題奉　欽旨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六終

曾孫　纘授梓